

恩 格 斯

費爾巴哈與
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恩 格 斯

費爾巴哈與
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恩 格 斯
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張 仲 實 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0047·787×1092#1/32·2 $\frac{1}{5}$ 印張·40,000字
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二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印數：86,001—135,000 定價：(4) 0.20 元

目 錄

序言	一
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四
一	四
二	一六
三	三三
四	四九
附 錄	
馬克思：費爾巴哈論提綱	七一
譯者後記	七六

序 言

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八五九年在柏林出版）一書序言中說到，一八四五年在布魯塞爾我們兩人怎樣決定「共同來擬定我們的見解」——即主要由馬克思所完成的唯物史觀——「以與德國哲學的思想體系上的見解相對立，實質上就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加以清算。這個意圖，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方式來完成的。那原稿——八開本的兩大厚冊——早已送到威斯特發里亞的出版處，後來我們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這稿子不能付印。我們也就樂意把原稿交給老鼠用咬齧去作批判，因為我們想使自己把問題弄明白的這一主要目的已經達到了。」

從那時起，已過了四十多年了，馬克思也逝世了。不論他或我，都再沒有過機會回到這個題目上來。關於我們對黑格爾的關係，我們在個別地方曾經有所說明，但任何地方我們都做得不夠周全。至於在某些方面是黑格爾哲學與我們理論之間的中間環節的費

爾巴哈，我們就完全沒有回顧過他了。

這期間，馬克思的世界觀，遠超出德國和歐洲的範圍以外，而在世界上的一切語文中都找到了信從者。另一方面，德國的古典哲學，在國外，尤其在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各國中，有一種好像是復活的樣子，並且甚至在德國，那以哲學名義在那裏各大學中像是施捨給乞丐吃的折衷主義的殘羹剩汁，看來已開始使人人都討厭起來了。

因此之故，我一天覺得用簡要而有系統的形式把我們對黑格爾哲學的關係，——我們曾經怎樣從這哲學出發，並且怎樣跟它分離的情形，來闡明一下，是越來越必要了。同樣，我認為我們還有一個榮譽的債務，就是要完全承認在我們那狂風暴雨時期，費爾巴哈給我們的影響，要比黑格爾以後任何其他哲學家都大得多。所以，當「新時代」雜誌編輯部要我草寫一文來評述斯達克所著的費爾巴哈論一書時，我就欣然接受了。我的論文是登載在一八八六年該雜誌的第四第五兩期上面，現在重加修訂，印成單行本問世。

在把這幾頁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找出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的舊稿[●]，並把

● 是指的「德意志思想體系」一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俄文版編者

它重讀了一遍。其中關於費爾巴哈的一章，未曾寫完。已寫好的一部分，是解釋唯物史觀的；這個解釋，只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認識還是如何的不够。在舊稿內，對於費爾巴哈的學說本身未加批評；所以舊稿對於我們現在這一目的是沒有用處的。可是我在馬克思的一本舊札記中，却找到了十一條論費爾巴哈的提綱，就拿來作爲本書的附錄。這是一個隨筆草成的綱要，原是預備作進一步的研究，並不打算付印的。但是這些意見却是非常寶貴的，乃是包含着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

恩格斯 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於倫敦。

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一

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使我們返回到一個時期去，這個時期在時間上距離我們不過一代之久，但對於德國現今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與他們相隔有整整一個世紀了。然而這終究是德國對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準備時期，那以後我國所發生的一切，僅僅是一八四八年的繼續，僅僅是執行革命的遺囑罷了。

正像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一樣，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變革的導言。可是這兩個哲學革命却是如何的不相類似呵！法國人進行公開的鬥爭，反對一切官許的學術，反對教會，常常也反對國家；他們的著作，拿到國外——荷蘭或英國去印刷，而他們本人則時常被送進巴士底監獄裏去。反之，德國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國家所委

任的對青年的訓導員；他們的著作，是官廳所認可的教科書，而集一切哲學發展之大成的黑格爾體系，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高陞到普魯士王國國家哲學的地位了。難道這些教授的背後，在他們的迂腐隱晦的言論中，在他們的笨拙枯燥的文章裏面，竟能隱藏着革命嗎？難道那時被認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自由派——不是最激烈地反對這種使人頭腦紛亂的哲學的人嗎？然而不論政府或自由派都未能察覺到的，早在一八三三年至少有一個人已經看出來了：這個人不是別個，而是海涅^①。

舉個例子吧。不論哪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受過近視的政府方面如此的感謝和同樣近視的自由主義方面如此的憤怒，好像黑格爾的這個有名的命題：「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原來這個命題，顯然是替現存的一切作辯護，是在哲學上替專制政體祝福，替警察式的國家祝福，替服從國王敕命的訴訟手續祝福，替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威廉第三就是這樣想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想的。但是，黑格爾的意思根本不是

① 係指哲學博士斯達克著的「費爾巴哈論」，一八八五年在斯圖嘉特出版。（恩格斯原註）

② 恩格斯是指海涅關於「德國哲學革命」的意見，此意見包含在一八三三年海涅所寫的「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一書內。——俄文版編者

說，凡存在的一切無條件地都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的屬性僅屬於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自己表明爲必然性」。所以他並不把政府的任一設施，——黑格爾本人則舉「某種稅制」爲例，——都直截了當地承認爲現實的。可是必然的東西，歸根結蒂，總也是合理的東西，所以黑格爾的這一命題，在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時，意思只是說：這個國家在它是必然的這限度內，才是合理的，才是適應於理性的。如果說，在我們看來，它終究是不中用，雖不中用，而它仍繼續存在，那末，政府的不中用，可用臣民那相應的不中用來辯解和說明。當時的普魯士人有着他們所應該有的政府。

但是，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並不是某種社會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固有的一種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固然是現實的，但是排斥了這個共和國和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政體，在一七八九年成爲如此不現實的東西，即成爲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的東西，成爲如此不合理的東西，以致大革命（黑格爾總是興高采烈地談到這次大革命的）應當把它消滅掉。因而，在這裏，君主政體便是不現實的，而革命就是現實的了。同樣，在發展的進程中，凡從前是現實的一切，都會成爲不現實的東西，而失掉自己的必然性，失掉自己存在的權利，失掉自己的合理性。於是一種新

的、有生活能力的現實就代替衰亡着的現實——如果舊的東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便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便暴力地代替。這樣一來，黑格爾的這個命題，由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爲自己的相反方面：凡人類歷史領域內的一切現實的東西，隨着時間的推移，終久要變成不合理的東西，因而，它按其本性就己是不合理的，老早就負有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認爲合理的一切，却一定要變成現實的東西，不管它跟現存的、好像是現實的事物如何相牴觸。按照黑格爾思想方法的各種條規，凡是現實的東西都合乎理性這個命題，就變爲另一個命題：凡是存在的，都是應當滅亡的。

但是，黑格爾哲學（我們在這裏把我們的考察只限於從康德以來哲學運動中的這個結束階段）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於黑格爾哲學永遠結束了那以爲人的思維和行動的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一切想法。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已經不是搜集起來的一堆現成的教條主義原理，不是說，這些原理既已被發見，只要把它們死死記住就夠了，現在，真理是包含在認識過程的本身之中，是包含在科學之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科學是從知識的低級階段上升到越來越高的階段，但是科學永遠不會達到這樣

的一點，即永遠不會因它在發見了某種所謂絕對真理以後，就再不能越過此點，除了袖着手望着這個已獲得的絕對真理出神而外，再無事可作了。這不僅在哲學的認識上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認識上以及在實踐行動的領域內，也是如此。歷史跟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底某種完美的、理想的狀態中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至善的社會，至善的「國家」，——這都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反之，凡在歷史上彼此更替的一切社會秩序，都不過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而已。每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每個階段，對於它所賴以發生的時代和條件說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在新的條件，即在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更高的條件面前，却變成不鞏固的東西，而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同樣是要走向衰落和滅亡的。這種辯證法的哲學打破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以及關於與這絕對真理相適應的人類絕對狀態的想法，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業、競爭及全世界市場，在實踐上破壞了一切固定的、歷來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樣。在辯證法哲學看來，並沒有什麼永久確定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辯證法哲學在一切事物上和一切事物中都看到了不可避免的滅亡的印跡，除了不斷的發生和消滅的過程，除了無窮

的由低級進到高級的上升過程以外，沒有任何東西是永存的。辯證法哲學本身就不過是這一過程在思維着的頭腦中的反映而已。誠然，辯證法哲學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關係的特定發展階段對於這階段的時間和條件來說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不過如此而已。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法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

這個理解方法是否跟現今的自然科學狀態相符合，——自然科學關於地球本身預言了可能的末日，而關於地球上的可居性則預言了頗為確實的末日，因而認定，在人類歷史中，將不但有向上的分枝，而且也有向下的分枝，——這個問題，我們在這裏就沒有考察的必要了。我們認為，無論如何，我們現在距社會歷史開始向下運動的轉變點還很遠，我們也就不能夠要求黑格爾哲學去研究那還沒有由當時的自然科學提到日程上的問題。

然而在這裏必須指出一點：在黑格爾，上述的見解，並沒有以像我們所解釋的這樣尖銳的形式解說出來。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不過黑格爾本人從來也沒有如此確定地作出這個結論。這簡單地是由於，黑格爾急於要去建立一種體系，而依照傳統的習慣，哲學體系是要有某種絕對真理來完成的。所以，這位黑格爾，特別是在他的「選

輯學」中，曾強調地說，這種永久真理無非是邏輯的過程或歷史的過程本身；但是這同一個黑格爾，却認爲自己不得不使這一過程有個終點，因爲他本應在某一點上來結束他的體系。在「邏輯學」裏面，他可以又把這個終點作爲起點，因爲在那裏，終點，即絕對觀念——其所以絕對，只由於他關於這觀念絕對不能說出什麼來，——把自己「外化」（即轉化）爲自然，然後在精神上，即在思維中和在歷史上，又返回到自身。可是在全部哲學的終點上，爲要這樣返回到起點，只有一條路可走，即須要這樣地來設想歷史的終點；人類達到了正好對這個絕對觀念的認識，並宣佈對絕對觀念的這種認識已經在黑格爾的哲學中達到了。但這就是說把黑格爾體系的一切教條內容都宣佈爲絕對真理，因而也就與他那打破一切教條東西的辯證方法相矛盾了。這樣一來，在過分增長的保守方面的重壓之下，革命方面便被窒息了，——這不僅在哲學認識的領域內是如此，就是對於歷史的實踐也是如此。人類既以黑格爾爲代表想出了絕對觀念，那末人類在實踐領域內也應當前進得如此遼遠，竟至可以把這個絕對觀念實現爲現實了。因而，絕對觀念不應當向自己的同代人提出太高的實際的政治要求。所以，我們從「法權哲學」一書的結論中知道，絕對觀念應當在威廉三世這麼頑強和這麼毫無結果地向他的臣民約許的那種等

級制君主政體中實現出來，這也就是說，應當在有產階級的、那適應於當時德國小資產階級關係的有限的和溫和的間接統治中實現出來。並且黑格爾還用思辨的方法給我們證明了貴族階級之必要。

可見，單是哲學體系的內部需要這件事，便足以說明，爲什麼高度革命的思想方法竟達到了極其溫和的政治結論。但是這一結論的特殊形式，當然，我們應歸咎於這種情況，即黑格爾是一個德國人，像與他同時代的歌德一樣，還留有不少的庸人氣味。歌德像黑格爾一樣，各在自己的領域以內，都是真正的奧林匹亞山上的宙斯，然而，兩人都未能完全免去德國的庸人氣味。

可是所有這些，並沒有妨礙黑格爾的哲學體系包括了比從前任何哲學體系更無比廣泛的領域，而且沒有妨礙它在這一領域內發展了迄今還令人驚奇的豐富思想。精神現象學（也可稱爲與精神胚胎學和精神古生物學類似的學問，是個人意識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描寫，這些階段可視作人的意識在歷史上所經過的諸階段的縮影）、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而精神哲學又分成各個歷史部門來研究，如歷史哲學、法權哲學、宗教哲學、哲學史、美學等等，——在所有這些不同歷史領域的每一領域內，黑格爾都力求

找出並指出貫穿其中的發展線索。既然他不僅具有創造的天才，而且具有淵博的學識，所以他的出現在各處都劃了一個時代。不用說，「哲學體系」的需要，常常迫使他在這裏援用強制的結構，關於這些結構，他的渺小的敵人一直到現在還在狂暴地喊叫着。但這些結構僅僅是他所建築的大廈的外框或木架。誰只要不是白白地停留在這木架跟前，而是深入到大廈裏面去，那他在那裏就可以發見無數的寶藏，這些寶藏直到現在還保存着自己十足的價值。在一切哲學家那裏，暫時性的東西正是「體系」，因為體系是從人的精神之非暫時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中產生的。假使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遠消除了，那末我們也許就可以達到所謂絕對真理，——那時全世界歷史也許就完結了，但同時這歷史却應當繼續下去，雖然它已經沒有什麼可幹了。這樣一來，這裏就發生了一個新的、不可解決的矛盾。要求哲學解決一切矛盾，也就是說要求一個哲學家來作出那只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既然我們明白了這一點，——這點我們應該感謝黑格爾要甚於感謝任何人，——那末一切舊的哲學就從此終結了。我們暫且放下循着這個途徑去追求對每個人單獨說來都是不可達到的「絕對真理」，而依靠辯證的思維方法、循着實證科學和概括這科學成果的途徑去努力追求對我們說來是可以達到的相對

真理吧。一般地講，哲學是由黑格爾完成了；一方面，因為他的哲學體系乃是集以往的哲學全部發展之大成；另一方面，因為他本人——雖是不自覺的——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路徑，經過此路徑就可離開這些體系的迷宮，而達到對世界之真實的有效的認識。

黑格爾哲學體系，在德國富有哲學味道的氣氛中曾發生了如何巨大的影響，這是不難明白的。這是一個凱旋式的行進，它延續了整整幾十年，並沒有因黑格爾的逝世而停止。反之，正是在一八三〇到一八四〇年這一期間，「黑格爾主義」的獨佔統治達到了頂點，它甚至多少感染了自己的敵人；正是在這個期間，黑格爾的見解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大量侵入各種不同的科學內，甚至給通俗讀物和日報提供了一種酵母，而中等的「有教養的意識」就是從這些通俗讀物和日報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這種全綫上的勝利僅僅是內閣的序幕罷了。

黑格爾的學說，就整個而言，像我們所看到的，對於各種不同的實踐的黨派見解留下了很大的餘地。而在當時德國的理論生活中有實踐意義的，首先是這兩件東西，即宗教和政治。凡特別重視黑格爾哲學體系的人，都能成爲這兩個領域中每一領域內的十足保守的人。凡認爲辯證方法是主要東西的人，都可以在政治上和在宗教上屬於極端的